

获1989
日本直木奖



异国女刺客

[日本] 笹仓明 著 王新民 谢五丹 译

YIGIO
NUCKE



译林出版社



异国女刺客

获1989日本直木奖

异国女刺客

〔日本〕笹仓明著 王新民、谢五丹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80,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95-1

I·35

定价：3.00元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笹仓明，1948年11月出生于日本兵庫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近年来日本文坛上颇有建树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漂流审判》，曾获1988年“三得利·推理小说”大奖。本书《异国女刺客》，是1989年日本通俗文学奖——直木奖的获奖作品。

笹仓明的作品，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家埃米尔·左拉的风格很相近。他所涉及的题材很广，但都贯穿着针砭时弊的宗旨。他十分关注社会平民的生活，并积极主张揭露这种现实。他的作品在近些年纪实文学异军突起的日本文学界独树一帜，以其强烈的时代感、深刻的透视力和犀利的笔触，赢得了日本的广大读者。

本书以80年代掀起的“淘金热”为背景，记叙了1986年前后随着这股大潮涌向日本的外国舞女生活的辛酸苦辣，揭露了日本社会上的一些恶势力利用这个机会威胁利诱那些来到日本的外国妇女、大发不义之财的种种卑劣行径。作品还描写了这些来自异国的女郎在面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妇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以及爱与恨等方面复杂的心态和坎坷的经历，读来发人深省，催人泪下，为人们谨慎地选择生活之路敲响了警世的钟声。从这个主题来讲，这部小说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暴露是有一定的特色和深度的。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位名叫西埃娜的菲律宾舞女。她是

一个善良可爱的姑娘，一个受损害、受侮辱的形象，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由于生活所迫，她远涉重洋，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加入了脱衣舞女的行列，从此便开始了她人生的苦难历程。在精神上，她倍受摧残；在人格上，她受尽凌辱；在经济上，她残遭盘剥。作品着意刻画了身处异国、孑身无援的外国舞女深刻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告诫人们：日本并非传说中的“天堂”。那种以为只要踏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土，立刻就可以过优裕的生活，完全是一种幻想。

与此同时，本书也塑造了许多正直善良的日本人民的形象。例如律师赤间爱三，酒吧老板岩上龙一，灯光员绵谷四郎，舞女阿渚等，无一不给人们以栩栩如生的鲜明印象。通过这些普通日本人的形象，小说从另一侧面讴歌了人际间的友谊与温情，指出，这正是西埃娜得以振奋和新生的力量源泉。

这种描写舞女生活的故事已很多见，本来很容易流入平淡和俗套。但本书作者的目光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舞女生活这个舞台，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展现出了人世间的一幅悲喜画卷。作品采用审判小说的框架，将一个原本平淡无奇的故事娓娓道来，竟是险象丛生、悬念迭起。在结构上，作者独具匠心，剪裁得丝丝入扣，环环玉成。正如日本著名女作家田边圣子所评论的那样，这部小说“表现手法十分独特，妙趣横生。读来亲切感人，并有如释重负之感。”

因此，译者深信：这部作品也将同样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并由此而引发对人生严峻的审视。

序

又是令人讨厌的寒风骤起的季节了。

阿渚走出剧场，漫步在街头，心中暗暗地嘀咕着。她已经披上薄大衣了，进入晚秋才不几天——风就瞅着空子往身上钻。这风来自博多湾和它对面的玄界滩，是借助那珂川这条通道吹过来的。今年的时光又是转眼即逝，阿渚在孤冷的伤感之中，朝常去的那家酒馆走去。

“大婶，来酒，老牌子的。”

电灯下，只见一位60多岁的老板娘默默地坐在店堂里。酒店很小，只能容纳四五个顾客。这是家门窗为格子式样，配有纸隔扇拉门的幽雅的酒馆。

她每天都要到这家座落在中州河畔的酒馆里来喝酒，所谓的“每天”，也不过是不到10天的时间。她是领着一起住在剧院的舞女伙伴来的，这也是她来博多后的一大乐趣。她的那些“伙伴”，只是比她年轻，称她为大姐而追慕她的那些姑娘。大伙儿即将分别奔赴下一个演出地点了，所以，今天很少有人能悠然消闲。其中最为亲密的好友赫瓦特·莱苔明天要去鹿儿岛，今晚11点她第三次出场后，便匆匆忙忙地赶夜车去了。

“明天起，我们又要分别一阵子了。”

阿渚对斟酒的老板娘说道。

“这回去哪儿？”

“名古屋，明早首班飞机。”

所以今晚就不住在剧院里了，而要在机场附近找家廉价

的旅店住下。

“真够辛苦的啊！”

老板娘眼光里充满着关切的神情，温和地说道。

“我已经习惯于奔波了。不过，这几天有点懒得动。”

阿渚喘了口气，自斟自饮起来。冰凉的“白花”牌酒逐渐地传遍了她疲劳的身躯。

我都48岁了，还能跳到什么时候呢？阿渚暗自惆怅起来。

一个多月前，阿渚在长崎剧院第一次被炒了鱿鱼。姿色的衰退不知不觉中传遍了全身，尽管一再浓妆艳抹，但也掩饰不住了。男观众的目光里含着奚落，更有些不怀好意的家伙竟然流出不屑一顾的神色。受到这种屈辱，她真不想再跳下去了！可她那独生子广贵还在上小学，还有为自己看孩子的老母亲也必须赡养。

老板娘的年纪正好与母亲相仿，一头的白发，善良温和的圆脸上刻着一道道皱纹，使人感到她那漫长人生历程的艰难。三年前第一次来这里时，阿渚曾经向老板娘谈过舞女生活的凄苦。——她出生在北海道的煤矿城，18岁那年，矿井冒顶，父亲被活活地埋在里面。抚恤金与债务相抵，母亲走投无路，而弟妹们还在上学，她不得不挑起支撑全家的重担。但是，年轻姑娘所能选择的工作是很有限的。大人给她出主意，说当脱衣舞女最赚钱。于是，还是处女的她来到了札幌市，参加了以江湖艺人为主的演出团体，取名“阿渚”。第一次参加夜总会演出时她才19岁，当时并不感到怎么害羞，只知道按长辈的指点拼命地扭动躯体。从那时算起，已经历了近30年的舞女生涯了。

风风雨雨。啊，风风雨雨……

阿渚陷入了沉思。近来，不知怎的，只要一喝酒就禁不住回顾往昔。想起自己所接交过的男人，以及他们给自己带来的痛苦，阿渚不由得苦笑起来。儿子广贵出生不久，那个男人就翻脸不认账，扬长而去。就说现在东京的那个他吧，自己外出期间鬼晓得他会搞什么名堂！他的年龄比自己小得多，以至于可以指名道姓地叫他“达也”，多说了也有些不太好意思，就是这种男人，也总比没有男人强啊！现在既没有同他分手的勇气，也不愿再过流浪生活了。这不正是上了年纪的表现吗？眼看就不适合当舞女了。

阿渚想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她活动活动胳膊，耸了耸肩，又端起酒杯。心里只觉得酸楚难忍，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阿哥，让我看一下好吗？”

拉莫娜·康娜说着爬上了照明室。

绵谷四郎右手握着灯光控制器，轻轻地点了点头。

新宿明星剧院的舞台与照明室离得很近，在照明室里就能清楚地看到刚刚出台跳起第一支曲子的舞女玛丽·莱的表情。若是说话声音稍大点，在照明室里便可以与舞台上的演员交谈。

玛丽的舞姿比起前一阵子优美多了。只见她在轻快的乐曲声中，踏着小巧的舞步，笑颜生辉，不断地重复着敏捷的舞姿。她那镶着花边的深红色礼服翩然若飞，楚楚动人。玛丽是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舞女。这时，她穿过舞台来到了面向观众席的花道上，离照明室的距离更近了。

“哎，我该走啦！”

拉莫娜隔着照明室四方形的窗户向玛丽招呼道。“跳得不错啊！”

“喂一，姐姐您也请多保重啊！”

玛丽就像在列车窗口告别时那样挥动着手臂，瘦小的面孔扭歪着，哭笑难辨。突然，她的舞步乱了，险些失去平衡。

“呀——，你倒是好好跳啊！”

拉莫娜边笑边嚷，并自言自语道：真是可爱的姑娘。

谁知以后什么时候才能相逢呢？或许是半年之内，或许两年以后。直到在某个剧院偶然碰面，共同品尝着重逢的喜悦之前，都得是天涯孤旅呀！这种情绪不免给欢聚的时日带来一丝阴影。

“小康娜，你明天去哪儿？”

绵谷四郎边给回到舞台上的玛丽打灯光，边问道。

“就是那个后台常出现幽灵的鬼地方呗。”

她说的是埼玉县山沟里那座孤零零的S剧院。相传，很早以前那座剧院有个住在后台的舞女被大火烧死了。从此后，有的舞女在上楼梯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背后紧紧地勒住脚脖子，身体动弹不得。

“我真不想去那种地方！前些日子我就撕毁过演出合同。”

“过去是舞女选择剧院。”

“是啊，我真怀念那个时代，可惜一去不复返了。”

拉莫娜拍了拍绵谷的肩膀，说了声：再见吧！便匆匆地离去了。

身着白色套裙的拉莫娜虽说30出头，但风韵依存，舞姿也华美柔韧。她是新宿明星剧院的演员，每隔3个月回来一次，演出10天。在这10天中，每天大概出场3次，遇上舞女少的时候，一天得出4次场，随后又要踏上新的旅途。

绵谷对她抱有好感。不过，这种恋情根本不会有结果。同其他出卖色相行业的戒律一样，舞台灯光员要想与舞女结成百年之好是不可能的。

绵谷出生在雪国东北，随外出打工的人群来到东京已有十多年了。现已熬到33岁。他曾立志当一名喜剧演员，便跟随相声演员当下手，或参加剧团的演出，企盼着成功的降临。然而，他并没有如愿。现在干这行也不是出于想看舞女们赤裸的身子。照明是他的主要工作，偶尔上台做做小品，充充笑料，以填补幕间的空白。这竟成了支撑他梦想的一根重要柱石。

玛丽·莱的舞蹈刚结束，第二支曲子又开始了。这是一支名为《春风》的钢琴独奏曲。这时，换上浅蓝色长衬裙又迅速登台的玛丽走到花道前的圆形舞台边，俯身躺下。绵谷按下墙上的键钮，打出了10公分左右的聚光，对着她缓缓地转动起来。四周的视线都集中到了正在表演裸舞的玛丽身上，场内灯光在不停地变换着颜色：红、蓝、紫……。至此，灯光员的工作告一段落。在最后一支曲子响起之前，他的任务是监视观众是否对舞女动手动脚。

玛丽表演完，紧接着，舞女们又出场了。绵谷四郎向她们打起上台时的灯光，脸上仅有的一点儿笑容也消失了，每当此时，他都会觉得浑身就像起了鸡皮疙瘩似地难受。也许是由于玛丽在舞台上天真烂漫的表演，才使他产生了一种多余的担忧吧。

舞女们身穿合体的黑色紧身衣，漂亮的脸蛋上毫无表情。她们修长的四肢像跳迪斯科一样扭动着，从舞台走向花道，又从花道上退回来。每当音乐节奏加快时，她们的动作就显得单调、敷衍，其实这些都是她们疲劳不堪的表现啊。

她们都是从南美、哥伦比亚来的女人。

4分多钟的曲子结束后，舞女们暂时退场，场内灯光转暗。

转眼间，舞女们换上西式睡衣又上场了，绵谷四郎重重地叹息一声，强打精神，继续打起灯光来。

第 一 部

1

上午11点钟有个女人通过“110”报警电话向警视厅通信指令总部报警。此时，楠木克宏刑警处长正在新宿警察署刑事科暴力案侦察股的办公室里，他整理完一起抢劫案的材料，刚刚歇了口气。

楠木克宏接到指示后，立即叫上石波巡查火速赶到了现场。

地址是西新宿六丁目×番×号公寓的302室。

据说，那个女人只报告有个男人倒下了。地址说得很详细，可话语却不太流利，连姓名都没留下就挂断了电话。

公寓的大门开着。进到门里，右侧有个传达室。管理员是个50多岁的男子，他从玻璃窗里探出头来，惊恐地听完刑警的话，在抽屉里翻弄了一阵才摸出钥匙，一起乘电梯上到三楼。

他们敲了敲黑色的铁门，没人应声，便立即开门进入房间。楠木凭直觉感到房间里充满着死亡的气息。他们扫视一下餐厅，拉开了通往里间的隔扇。

突然，管理员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直挺挺地呆立在那里，眼睛瞪得很大，一声不响。

那个男人仰面躺在床边，伸出的右手里握着一把像是猎刀似的大刀子。死尸全身已经僵硬，本想提起他那稍稍弯曲

的手腕看看，可整个胳膊竟像用钢筋穿连起来一样，一起拽了起来。

“赶快叫人来！”

楠木处长向石波命令道。

尸体的样子倒不十分难看，受伤的部位好像在心脏附近，长袖衬衫上从胸部到腹部淤积着一条紫红色的血痕，就连铺席上也沾上了血迹。其它部位似乎没有受伤。死者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苍白浮肿的肌肉令人毛骨悚然。他身高1.70米左右，身体很壮实，头朝着东南方向的阳台，依床仰面躺着，左胳膊一半伸在床底下。他的两腿略微张开，膝关节微微弯曲，也僵硬如铁。从他略显歪斜的长脸上，使人联想到倔孩子的撒泼神情。松弛的嘴唇微微张开，能看到轻轻咬着舌头的两排黄牙。

“你认识这个人吗？”

处长这一问，管理员才如梦方醒，

“是这间屋子的房客，叫什么、什么……来着的？”

一口很浓重的方言。

“他的名字？”

“木山浩。‘树木’的‘木’，‘大山’的‘山’，‘浩’是三点水加上个‘告’字。”

楠山在记事本上飞快地写着，这些情况虽说以后还得重新取证，但他还是继续问道：

“谁和他住在一起？”

“签约时没有别人，可是不久便有个女人经常出入这里。”

“什么样的女人？”

“一头金发。嗯，像是个欧美女子。”

“脸型也像吗？”

“是的。大眼睛，长得挺漂亮。哦，叫什么，什么来着……？”

管理员兴奋起来，喋喋不休地讲起了事情的原委：木山浩是今年冬天，大约2月中旬租下这房子的，房租加管理费每月10万8千日元。签合同时的身份是学生，但房租却月月按期交付。如今学生中也有生活奢侈的，何况他的父亲还是个挺像样的企业家！

楠山锐利的目光扫过全室，这是间不到13平方米的和式房间。

小型双人床靠墙放着，屋子中间摆张小方桌，上面除了一台收录机外，还有一只沾有烟灰的空烟灰缸，喝剩的葡萄酒和食盐。床对面的墙边竖着一块长长的穿衣镜，还有一个1米多高的金属挂衣橱，其他就没有什么家具了。墙角里杂乱地堆放着一些漫画和杂志，此外还有深咖啡色的旅行袋以及一些日常用品。

穿衣镜、粉红色床单等东西说明，这里的确有管理员所说的女人进出，说不定还是长住呢！刑警处长感到，那个女人现在已经躲藏起来了。房间里虽说留下了女人生活过的痕迹，但却找不到一件具有女性特征的物品，如香水、化妆品等等，就连一件女人的衣服也找不到。挂衣橱里剩下的夹克衫、裤子等都是男人的衣服。

“那女人多长时间来一次？”

楠木处长转过身来向管理员问道。头发花白的小个子管理员还没有回过神来，舔着毫无血色的嘴唇喃喃道：

“我不是昼夜值班，说不准。不过，她一般在中午外出，大概是上夜班吧。要不怎么会总是在中午出去呢？”

“能谈谈她的穿戴吗？”

“都是一般的衣服，没见过她穿过特别漂亮的。”

“她都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准。她出去的时间是我所看到才知道的……。”

管理员歪着脑袋继续答道：

“比如，7点多钟我不在班上时她回来了，休息到第二天中午她又出门了。”

（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楠木确信这一点。也就是说同居的女人与死者的关系非同一般。虽说死者手里拿了把猎刀，但不可能刺穿自己的心脏呀。现在还难以断言，但“他杀”的可能性很大。

很快，侦查人员赶到了现场，他们是机动侦查队、侦查一科的全体人员和新宿署暴力案侦查部的刑警们。他们一到，立即将现场保护起来，开始鉴定。从现场的周围到死者表情，侦察员们都细致地拍摄了许多照片，并采集了指纹和一些细小的物证。

楠木处长根据管理员鲇泽彦一提供的情况作了汇报。

“马上让死者家属来这儿。”

柳原副局长命令道。

年轻的小川刑警应答之后，立即同管理员一起下了楼。

“同居的女人是金发吗？”

峰岗局长盯着地面自言自语道。

鉴定科的工作人员很快就从穿衣镜和枕头边找到一些柔软的长发，确实有金色光泽。

厨房里除了冰箱和餐桌外，别无像样的家具。从地板上的情况看，很显然，厨房是死者受害的现场。残留着的斑斑血迹虽然经过擦拭，但还依稀可辨。可以这样断定，这些血

迹是死者被刺后，自己移动或是被搬运时留下的。

圆形餐桌边对着放了两张椅子，位置都很正常。桌子上的果盘里有3只苹果，另有一台电视机，白色的桌布被烧糊了一块，肯定是烧什么东西时烤焦的。水池里杂乱地堆放着没有洗的餐具，一块木菜板平放在水池的一角上。

“大概是被尖利的刃器猛刺身亡的。”

鉴定员报告说。

至此，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他杀了，侦查员们开始搜寻凶器。

很快他们从水池底下找到了一把水果刀，肉眼都能辨别出刀上沾有血迹，便原样交给了鉴定员。

死者右手里的那把猎刀也收了起来，刀刃上的干血迹还依稀可辨。刀刃长15公分，刀面上有一道凹槽曲线，刀的最大宽度为3公分多。死者松松地捂着刀柄，手指被鲜血染得通红。

指纹采集垂手可得。金发女郎是重大嫌疑者，如果她不是旅游者，而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那就会在市政府或区政府填写《外国人登记卡》，国籍、姓名会很容易搞清楚。并且，在那上面留下指纹也是外国人登记时必须履行的手续。

“嗯。我总觉得那个女人有点怪。”

楠木处长对指纹的推断提出了疑问。

“怪女人？”

柳原副局长苦笑着接过话茬，继续说：

“现在确实还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国实行了这种《外国人登记制度》呢！”

挂着花窗帘的窗户是开着的，从那里望见东南面的狭

窄阳台，一根绳上挂着一串花花绿绿的衣服。往高处看，只见高层楼房的无数玻璃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烁。前方相邻的是三井大厦，住友大厦，对面是野村证券大厦等，它们在蓝天下重叠相连，看着看着，似乎要向这边倾倒过来，令人产生一种失去平衡的感觉。

（又是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凶杀案。密室……。）

楠木猛然想起一年前发生在大久保Q情人旅馆的一桩过路杀人案。他们整整花了六个月全力侦查，结果连死者的身份都没弄清楚。最后只得解散了侦查总部，改派专管员负责。

楠木那深陷的锐利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下来。他长有八字形的浓粗眉毛，高颧骨、鹰勾鼻子、尖尖的下巴和绷得紧紧的嘴角。他今年49岁，一套庄重的深色西服正与他的处长身份相配。他的官衔是刑警处长，平时在暴力案侦查部的办公室里，人们喜欢称他为“楠木头儿”、“头儿”、或者“主任”，只有在侦查现场时才根据制服的不同而分别称为“刑警”、“处长”等。

“好一个可怕的地方啊！”

柳原副局长走到近前，仰脸看了看大厦。他长着一张温和的圆脸，皱纹和白发已经毫不留情地爬上了鬓角，他是新宿老资格的刑警。平时总是在近前看这些大楼，可今天猛然从这里眺望，有一种高山压顶的感觉。

“我想，敢住在这里的人，肯定能做出些惊人的举动。”

仍然仰视着大厦群的侦查一科的峰岗在背后说道。

楠木亦为这种非凡的气派所吸引，回过头来说：

“我也有同感。离上班地点这么近，步行就行了，恐怕